

四川西昌市新庄遗址先秦墓地石室墓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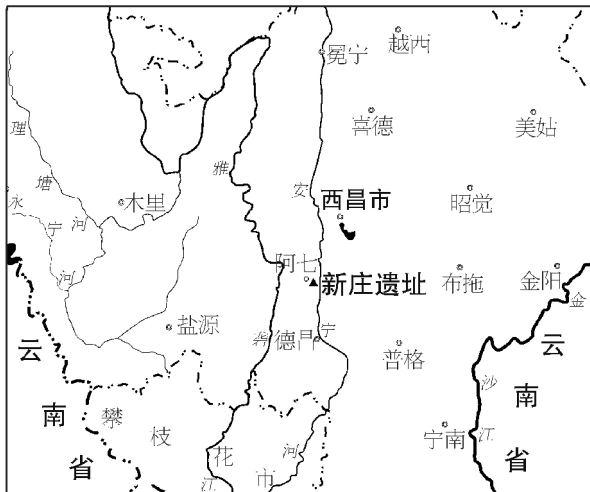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西昌市文物管理所

摘要：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为配合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峨眉至米易段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位于四川西昌市阿七乡螃蟹村的新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大量先秦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其中先秦时期墓葬发现447座，墓葬形制有瓮棺葬、石室墓及土坑墓，石室墓8座，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为研究安宁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关键词：新庄遗址；石室墓；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安宁河流域

一 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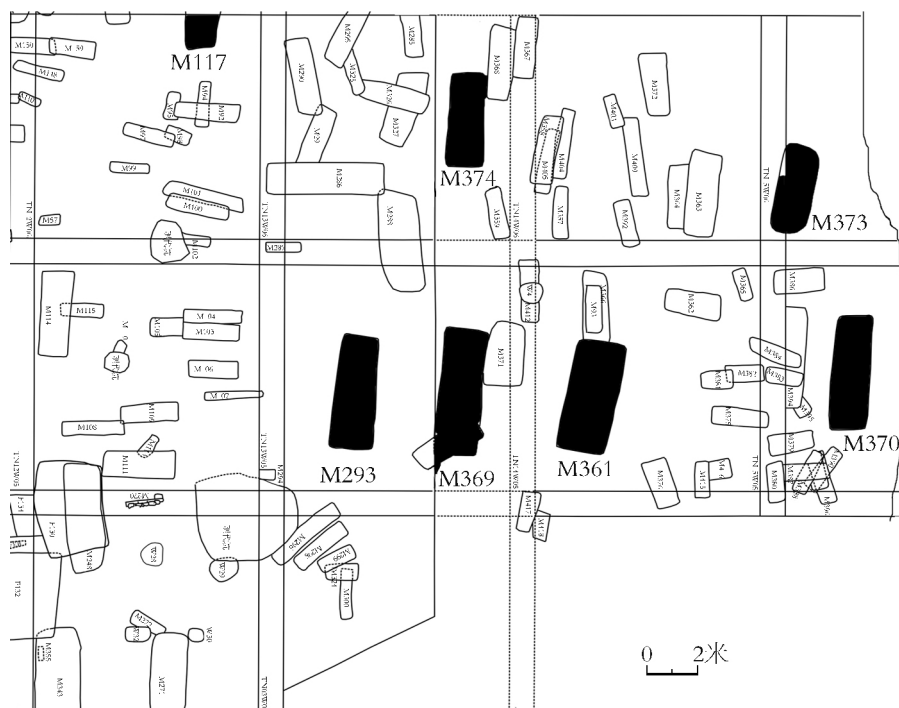
新庄遗址位于四川西昌市阿七乡螃蟹村一、二、四组，地处安宁河西岸二级阶地（图一）。201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对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峨眉至米易段建设涉及区域进行考古调查



图一 新庄遗址位置示意图

时发现该遗址，初步调查发现遗址呈南北向分布，南北长约1000、东西宽约100~800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后期遭受人为改田改土破坏严重，拟建铁路将横穿该遗址。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为配合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凉山段的建设，上述三家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处于遗址南部和中部，共布10×10平米的探方70个，实际发掘面积共6750平方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沟等遗迹1000余个，出土铜、石、陶器等3000余件（组）。

新庄墓地呈南北向分布，南北长约200、东西宽约50~100米，面积约15000平方米，此次发掘的墓葬区处于墓地的中西部，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清理先秦时期墓葬447座，其中竖穴土坑墓分布于整个墓地，共清理387座；^[1]石室墓主要分布于墓地的北部，共清理8座；瓮棺葬主要分布于墓地北部和西北部，共清理52座（图二）。现将此次发掘的先秦时期石室墓简报如下。



图二 新庄遗址先秦时期石室墓位置图(局部)

二 地层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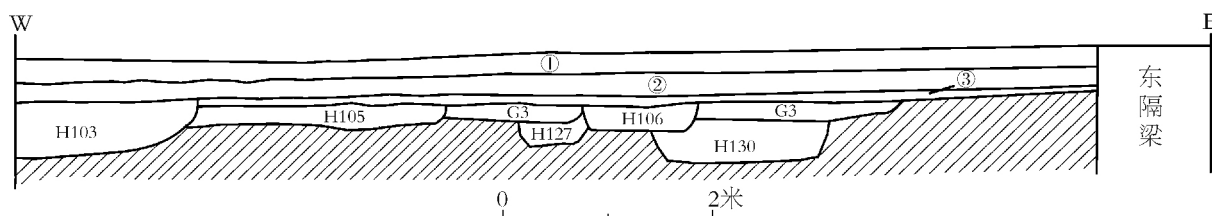
新庄遗址整个发掘区地层堆积可分三层,以TS10W02北壁为例:

第①层 全方分布。厚0.15~0.2米。为灰褐色粗砂土,土质疏松,包含大量植物根系,少量碎石块及碎瓦片,碎瓷片、卵石。出土有少量夹砂陶片和残石器。

第②层 全方分布。距地表约0.15~0.2、厚约0.14~0.2米。为黄褐色粗砂土,土质较致密,包含少量瓷片、瓦片、石块、卵石及零星夹砂灰褐陶、红褐陶,另出土有石刀、石镞、石凿、石铲等石器。

第③层 全方分布。距地表0.35~0.5米,厚约0.05~0.12米。为黑褐色沙粗砂土,土质较疏松,含少量石块、卵石,较多夹砂灰褐陶、红褐陶、黄褐陶,少量黑褐陶,另出土有石刀。

以下为生土层(图三)。



图三 TS10W02北壁剖面图

三 墓葬

此次发掘的石室墓平面均呈长方形,除一座为南北向(M119),其余均为东西向。其构筑方法为:先挖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再在坑的四壁用大小不等、不规整的条石或石块砌筑,形成石室,底部无石块。墓内并未发现墓主人尸骨或朽痕,故葬式、头向不清,年龄、性别不明。随葬品一般放置在石室内,主要为陶器和石器,数量不等。陶器主要有大口罐、高领罐、折沿罐、圈足豆、盆、双耳罐等;石器均为磨制石器,包括斧、镞、凿等。

(一) M117

1. 墓葬形制

位于TN13W07东北部,部分叠压于该探方的北隔梁下。开口于第②层下,打破生土层。方向70°。墓圻平面呈长方形,长4.04、宽1.28~1.8米。石室垮塌严重,平面呈长方形,四壁系用大小不一的卵石或石块错缝砌筑而成,残存1~3层。长3、宽0.7、深0.52~0.56米。墓室内填土为深灰褐色,土质疏松,包含有少量陶片、卵石、石块。出土器物10件,有陶器、石器(图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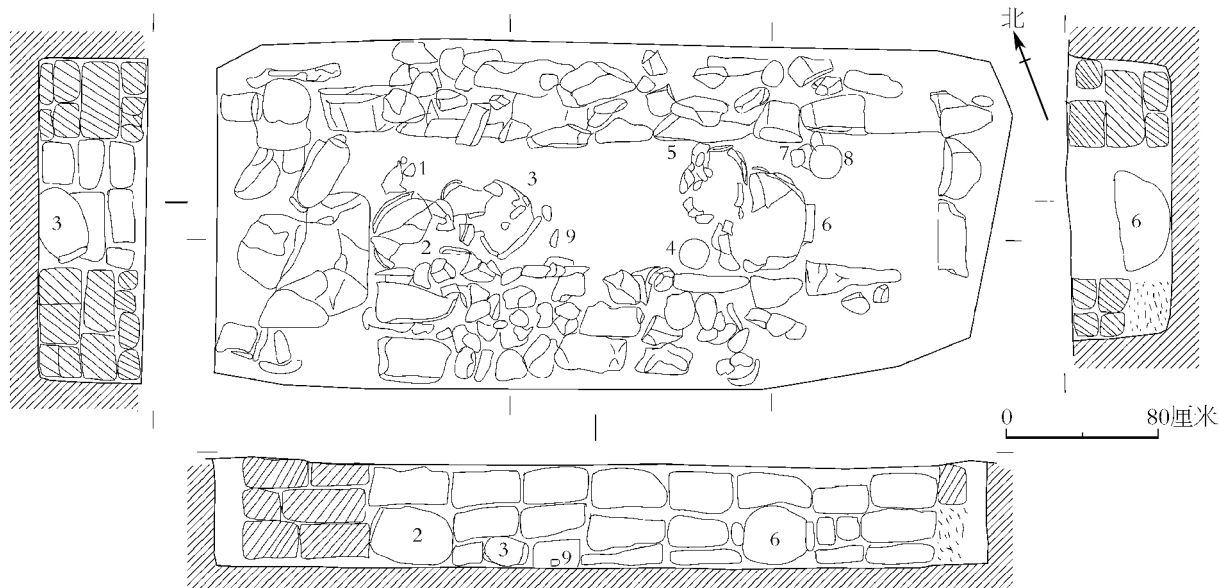


图四 M117 (南→北)

2. 出土器物

10 件。器型有陶罐、陶碗、石铎。

陶罐 6 件。标本 M117:1, 夹细砂黄褐陶。圆唇, 敞口, 斜折沿, 斜直腹, 平底。外壁打磨较光滑, 内壁可见手制痕迹。口径 16.2、底径 7.6、高 11.5 厘米 (图六:1、图七:1)。标本 M117:3, 夹细砂黄褐陶。圆唇, 敞口, 斜折沿, 鼓腹, 平底。腹上部依次饰五组刻划纹、乳钉纹、两圈刻划波浪纹。口径 35.6、腹部最大径 38.4、底径 13.6、高 48.4 厘米 (封二:1; 图



图五 M117 平、剖面图

1~6.陶罐 7、8.陶碗 9、10.石铎

六:2)。标本 M117:4, 夹细砂黄褐陶。沿与腹部分筑痕迹明显。圆唇, 敞口, 斜折沿, 鼓腹, 平底。腹部通体饰斜向刻划纹。口径 17、腹部最大径 17.1、底径 10.6、高 21.2 厘米 (图六: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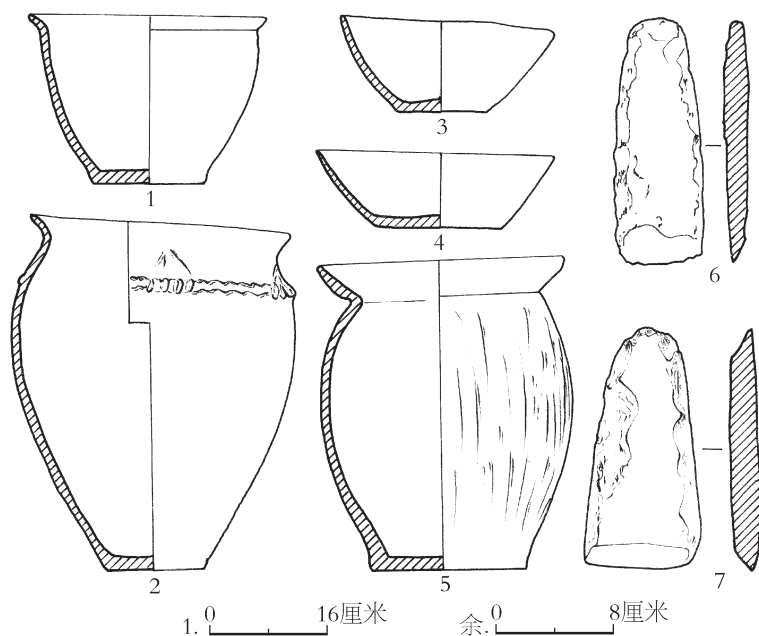
陶碗 2 件。夹粗砂黄褐陶, 胎内夹杂石英颗粒。敞口, 尖唇, 斜弧腹, 平底。素面。M117:7, 口径 14.6、底径 6、高 6.5 厘米 (图六:3)。M117:8, 口径 16.2、底径 8.8、高 5.2 厘米 (图六:4)。

石铎 2 件。平面呈梯形, 弧形双面刃。磨制。M117:9, 黑褐色砂岩。顶部残存一部分, 顶部可见打击的疤痕。残宽 2~3、厚 0.7、残高 8.3 厘米 (图六:6)。M117:10, 青灰色灰岩。

顶部残, 残存一部分, 器身可见打击的疤痕。残宽 2.5~3.8、残高 8.1、厚 0.9 厘米 (图六:7、图七: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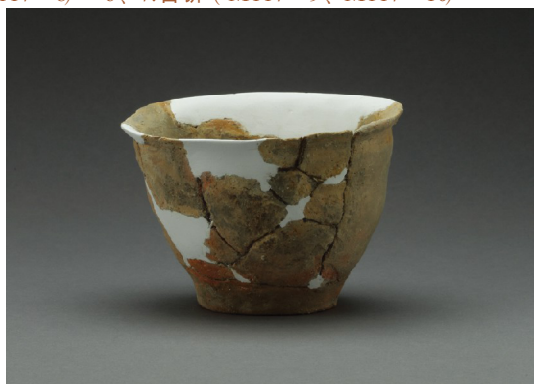
(二) M119

位于 TN09W06 北部。开口于第③层下, 打破 H281、M129、M131、M132 及生土层。方向 5°。墓圻平面呈长方形, 长 5.32、宽 1.92 米。石室平面呈长方形, 四壁系用大小不一的卵石或石块错缝砌筑而成, 残存 1~4 层。长 4.32、宽 0.96、深约 0.44~0.48 米。墓室内填土为深灰褐色土, 土质较疏松。由于墓葬扰乱严重, 仅在填土中发现少量夹砂陶片。未发现随葬品 (图八)。



图六 M117 出土器物

1、2、5.陶罐 (M117:1、M117:3、M117:4) 3、4.陶碗 (M117:7、M117:8) 6、7.石镞 (M117:9、M11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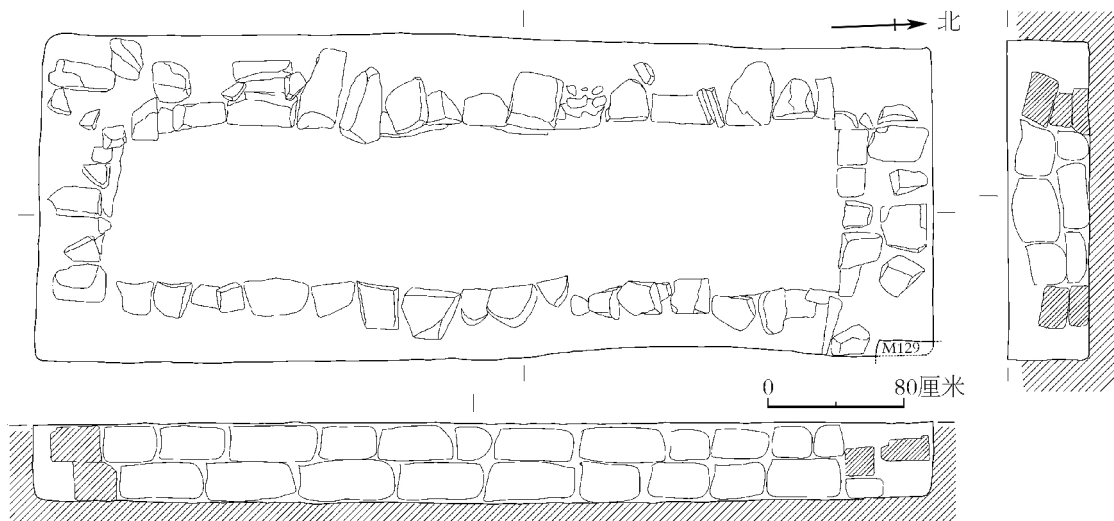
1



2

图七 M117 出土器物

1.陶罐 (M117:1) 2.石镞 (M117:10)



图八 M119 平、剖面图

(三) M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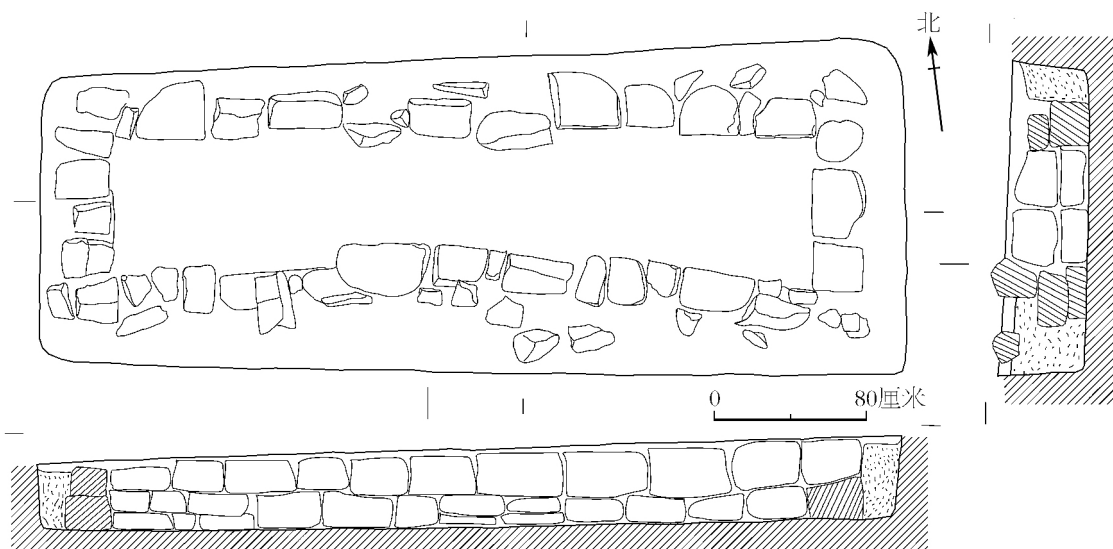
1. 墓葬形制

位于 TN14W05 南部。开口于第②层下，打破生土层。方向 97°。墓圻平面呈长方形，长 4.56、宽 1.5~1.76 米。石室平面呈长方形，四壁系用大小不一的卵石或石块错缝砌筑而成，残存 1~3 层。长 4.3、宽 1.3、深 0.34~0.42 米。墓室内填土为浅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量陶片、卵石、石块。出土器物 3 件，器型有陶圈足豆、石镞（图九）。

2. 出土器物

3 件。器型有陶圈足豆、石镞。

陶圈足豆 2 件。夹细砂红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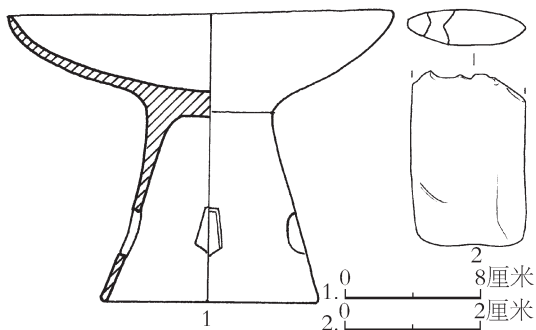


图九 M293 平、剖面图

1、2.陶圈足豆 3.石铎

陶。敞口，尖唇，斜弧腹，空心高圈足，弧形平底。圈足下部有四个对称三角形镂孔。标本 M293：1，口径 23、足径 13、足高 11、通高 27.4 厘米（图一〇：1、一一）。

石铎 1 件。M293：3，磨制。青灰色灰岩。顶部残，残存一部分，平面呈长方形，弧形双面刃。残高 4.9、残宽 3.5、厚 1 厘米（图一〇：2）。



图一〇 M293 出土器物

1.陶圈足豆 (M293：1) 2.石铎 (M293：3)



图一一 M293 出土陶圈足豆 (M293：1)

填土为浅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量陶片、卵石、石块等物。出土器物 49 件，有陶器、石器（图一二、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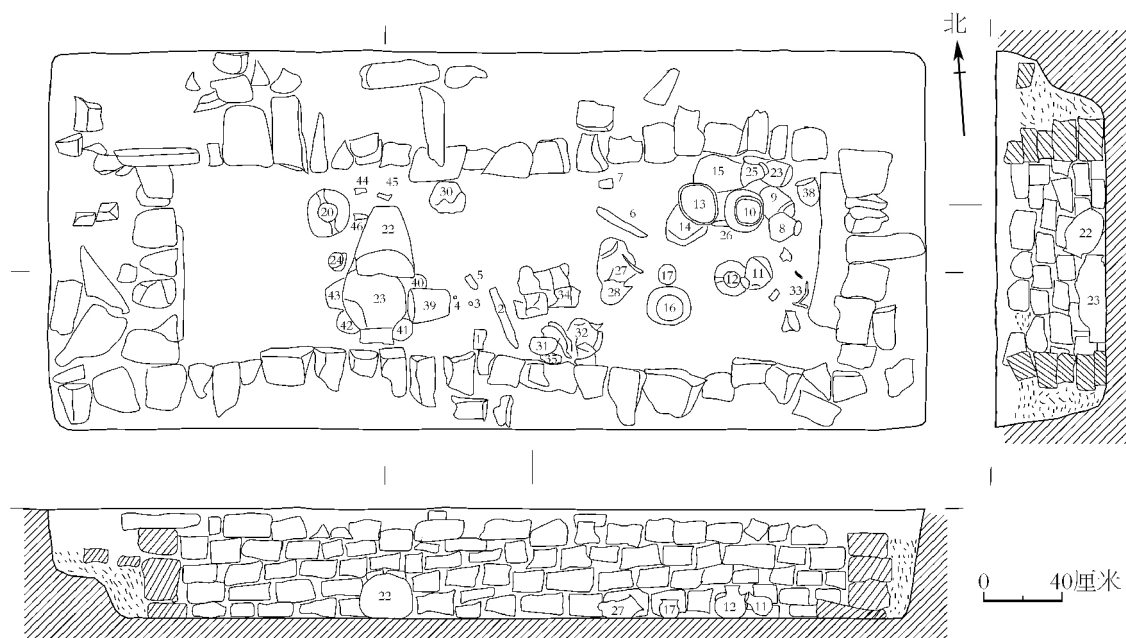


图一二 M361 (南→北)

(四) M361

1. 墓葬形制

位于 TN15W05 东南部。开口于第②层下，打破 M366 及生土层。方向 95°。平面呈长方形。长 4.5、宽 1.84 米。石室平面呈长方形，四壁系用大小不一的卵石或石块错缝砌筑而成，残存 2~5 层。长 3.86、宽 1.4、深 0.56 米。墓室内



图一三 M361 平、剖面图

1.石斧 2、6、18.石凿 3.石坠饰 4.石镞 5、7、26、36、29、35、44、45.石镑 8、10、17、48.陶豆 9、14、15、23、27、30~34、38、41~43、47.罐 11、12、20、37.双耳罐 13、24.陶壶 16、19、21.陶器底 22.陶高领罐 25.石剑 28、39、49.陶杯 40.陶盆 46.石刀

2. 出土器物

49 件。其中陶器 33 件，包括豆、罐、双耳罐、壶、圈足器、高领罐、盆、杯。石器 16 件，包括斧、刀、镑、镞、坠、戈形器等。

陶高领罐 1 件。M361：22，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少量白色细小石英颗粒。敞口，圆唇，溜肩，斜直腹，平底。肩部饰一圈波浪形刻划纹。外壁打磨较光滑。口径 17.4、腹部最大径 30.6、底径 16、高 56.4 厘米（封二：2；图一四：13）。

陶豆 4 件。敞口，斜折沿，尖圆唇，深盘，矮圈足。标本 M361：8，夹细砂红褐陶。腹部饰一圈相交错的乳钉纹和戳印纹，内壁可见轮制修整痕迹，外壁打磨较光滑。口径 12.9、足径 7.6、足高 3.6、通高 12.8 厘米（图一四：20）。标本 M361：10，夹细砂灰褐陶，胎内夹杂少量白色石英颗粒。腹中上部饰一圈刻划折线纹，交错 4 组竖向刻划折线纹，且折线纹下饰一圈乳钉纹。内壁可见轮制修整痕迹，外壁打磨较光滑。口径 17.6、足径 9.8、足高 5、通高 17.2 厘米（封二：5；图一四：16）。标本 M361：17，夹细砂黄褐陶，胎内夹杂少量白色石英颗粒。腹上部

饰一圈相交错的乳钉纹和戳印纹，内壁可见轮制修整痕迹，外壁打磨较光滑。口径 13.6、足径 8.7、足高 4、通高 16.2 厘米（图一四：23）。

陶壶 2 件。残。圆鼓腹，平底。M361：13，口部残缺。夹细砂灰褐陶。外壁打磨光滑。腹部最大径 16.6、底径 9、残高 17.4 厘米（图一四：15）。M361：24，口、颈残缺。夹细砂灰褐陶。底部饰压印叶脉纹。外壁打磨光滑。腹部最大径 12.2、底径 8、残高 13.8 厘米（图一四：17）。

陶双耳罐 4 件。M361：20，夹细砂灰褐陶。口部俯视呈菱形。敛口，圆唇，束颈，斜肩，圆鼓腹。肩与腹部相连处饰一圈折线刻划纹及折线纹上饰一圈山字刻划纹（共 20 个）。外壁打磨光滑。口径 9.6、腹部最大径 22.4、底径 10、高 18.2 厘米（图一四：6）。M361：11，夹细砂灰褐陶。口部俯视呈近圆形。圆唇，敞口，束颈，斜肩，双耳，平底。肩部饰一圈折线刻划纹，上饰一组竖向折线刻划纹，其余部分已模糊。耳上部近口沿处饰一组折线刻划纹。外壁打磨较光滑。口径 9.2、腹部最大径 16.2、底径 7.8、高 14.8 厘米（图一四：11、一六：1）。M361：12，泥制灰



褐陶。口部俯视呈近圆形。敞口，圆唇，束颈，溜肩，双耳，折腹，平底。外壁打磨光滑，内壁可见轮制痕迹。口径 11.6、腹部最大径 18.4、底径 8、高 17 厘米（图一四：5）。M361：37，泥质红褐陶。口部俯视呈近圆形。侈口，尖唇，束颈，垂腹，平底。口径 13、腹部最大径 15.6、底径 8.6、高 13.4 厘米（图一四：12）。

陶盆 1 件。M361：40，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少量白色细小石英颗粒。圆唇，斜折沿，腹微鼓，平底。外壁打磨较光滑，内壁可见轮制修整痕迹。口径 18.4、腹部最大径 15.7、底径 9.6、高 12.2 厘米（图一四：18）。

陶杯 3 件。圆唇，敞口，斜直腹，平底。标本 M361：28，夹细砂灰褐陶，胎内夹杂少量细小白石英颗粒。口径 10、通高 7、底径 10 厘米（图一四：19）。标本 M361：39，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少量细小白石英颗粒。口径 14.8、底径 9、高 14.2 厘米（图一四：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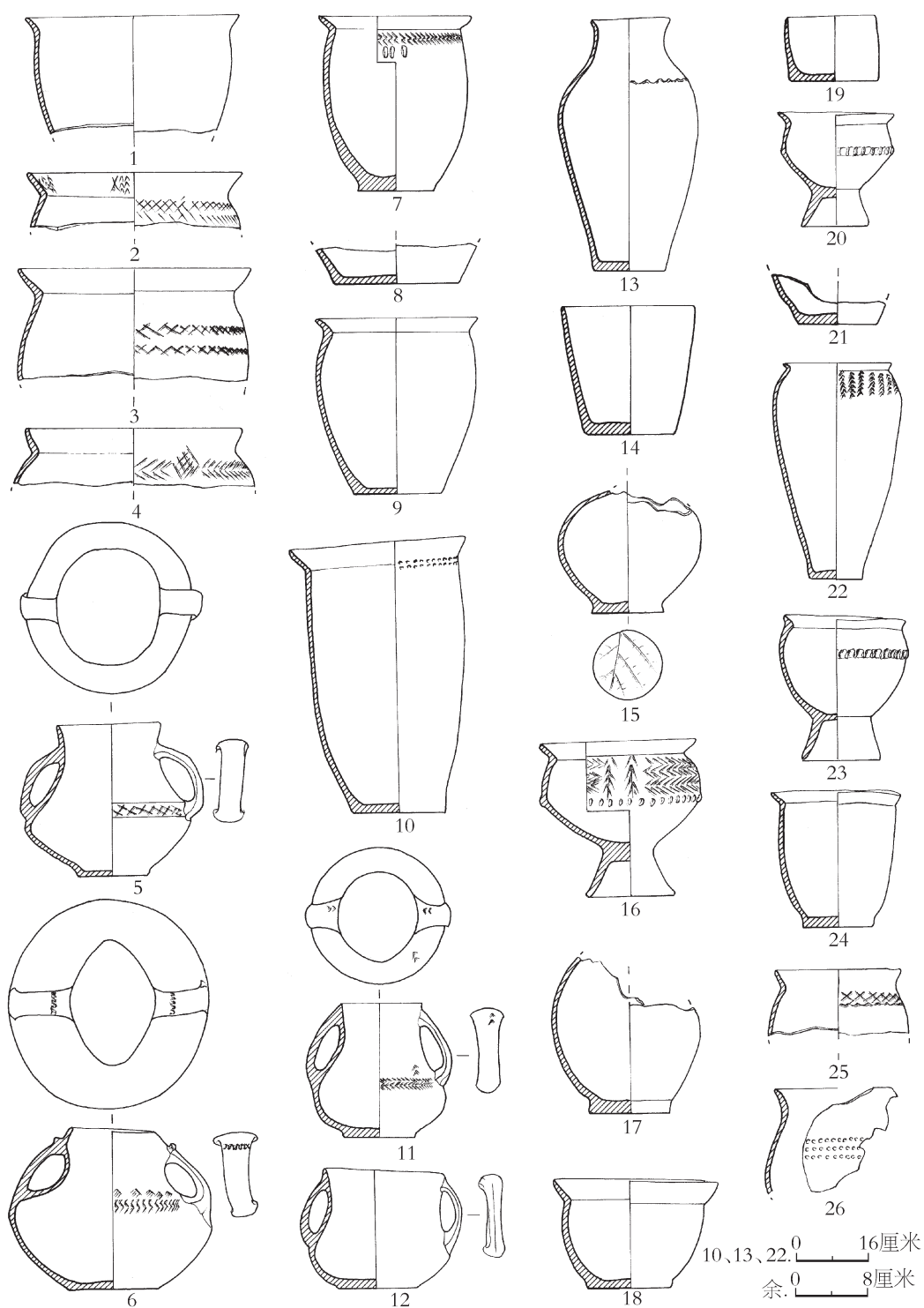
陶器底 3 件。平底。标本 M361：16，夹细砂灰褐陶。底径 9、残高 5.2 厘米（图一四：21）。标本 M361：21，夹细砂红褐陶。底径 14、残高 4.2 厘米（图一四：8）。

陶罐 15 件。标本 M361：42，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白色细小石英颗粒，敞口，斜折沿，圆尖唇，斜直腹，平底。腹上部饰两圈圈圆形戳印纹。口径 19.6、底径 10.2、高 30.8 厘米（图一四：10）。标本 M361：43，夹细砂黄褐陶。胎内夹杂白色细小石英颗粒。敞口，卷沿，圆尖唇，鼓肩，平底。肩部饰一圈刻划草叶纹。口径 24、腹部最大径 28、底径 12、高 48 厘米（图一四：22）。标本 M361：27，残。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白色细小石英颗粒。敞口，卷沿，圆唇，鼓腹，底残。腹上部饰三圈圆形戳印纹。残高 11.4 厘米（图一四：26）。标本 M361：9，夹细砂灰褐陶，胎内夹杂少量细小白石英颗粒。圆唇。外壁可见手捏痕迹。口径 14.8、腹部最大径 12.9、底径 8、高 15 厘米（图一四：24）。标本 M361：14，夹细砂红褐陶。斜折沿，圆唇，鼓腹，平底。外壁打磨光滑。口径 18、腹部最

大径 17.8、底径 10、高 19.6 厘米（图一四：9）。标本 M361：23，夹细砂红褐陶。斜折沿，圆唇，鼓腹，平底。腹与口相接处饰一圈折线刻划纹，其下饰乳钉纹（3 个一组，仅见 1 组）。外壁打磨较光滑。口径 17、腹部最大径 16、底径 8.4、高 19.4 厘米（图一四：7）。标本 M361：30，残。夹细砂灰褐陶。胎内夹杂白色细小石英颗粒。斜折沿，鼓腹，底残。腹上部依次两圈交错刻划纹，内壁可见泥条盘筑痕迹。口径 26、残高 12.4 厘米（图一四：3）。标本 M361：31，残。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白色细小石英颗粒。斜折沿，圆唇，鼓腹，底残。口沿上饰六组刻划纹（草叶纹）、腹上部饰有交错刻划纹、斜向刻划纹、草叶纹。口径 24、残高 6 厘米（图一四：2）。标本 M361：33，残。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白色细小石英颗粒。斜折沿，圆唇，鼓腹，底残。口径 24、残高 13 厘米（图一四：1）。标本 M361：34，残。夹细砂灰褐陶，胎内夹杂白色细小石英颗粒。斜折沿，圆唇，鼓腹，底残。腹上部依次饰交错刻划纹和波浪形刻划纹。口径 14、残高 7.2 厘米（图一四：25）。标本 M361：38，残。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白色细小石英颗粒。斜折沿，圆唇，鼓腹，底残。腹上部饰交错刻划纹。口径 24、残高 6.2 厘米（图一四：4）。

石凿 4 件。青灰色灰岩。平面呈长方形，双面弧刃，通体磨制。M361：2，残长 25.3、残宽 3.2、厚 1.8 厘米（图一五：8、一六：3）。M361：6，顶部残。残长 19.4、残宽 3.1、厚 2 厘米（图一五：12）。M361：18，顶部残。残长 17.7、残宽 2.5、厚 1.4 厘米（图一五：11）。M361：25，顶部残。残长 31、残宽 4.8、厚 1.7 厘米（图一五：6）。

石镑 8 件。青灰色灰岩。平面呈梯形，单面弧刃。M361：5，高 7.1、宽 1.3~2.1、厚 0.4 厘米（图一五：14）。M361：7，高 6.1、宽 2.5~3.4、厚 0.8 厘米（图一五：3）。M361：26，高 6.5、宽 2.3、厚 0.5 厘米（图一五：15）。M361：29，残高 13.1、残宽 2.8~4.5、厚 1 厘米（图一五：5）。M361：35，高 13.9、宽 2.6~4、



图一四 M361 出土陶器

1~4、7、9、24、25.罐 (M361:33、M361:31、M361:30、M361:38、M361:23、M361:14、M361:9、M361:34) 5、11、12.双耳罐 (M361:12、M361:11、M361:37) 6.双耳罐 (M361:20) 8、21.器底 (M361:21、M361:16) 13.高领罐 (M361:22) 10.罐 (M361:42) 14、19.杯 (M361:39、M361:28) 15、17.壶 (M361:13、M361:24) 16、20、23.圈足豆 (M361:10、M361:8、M361:17) 18.盆 (M361:40) 22.罐 (M361:43) 26.罐 (M36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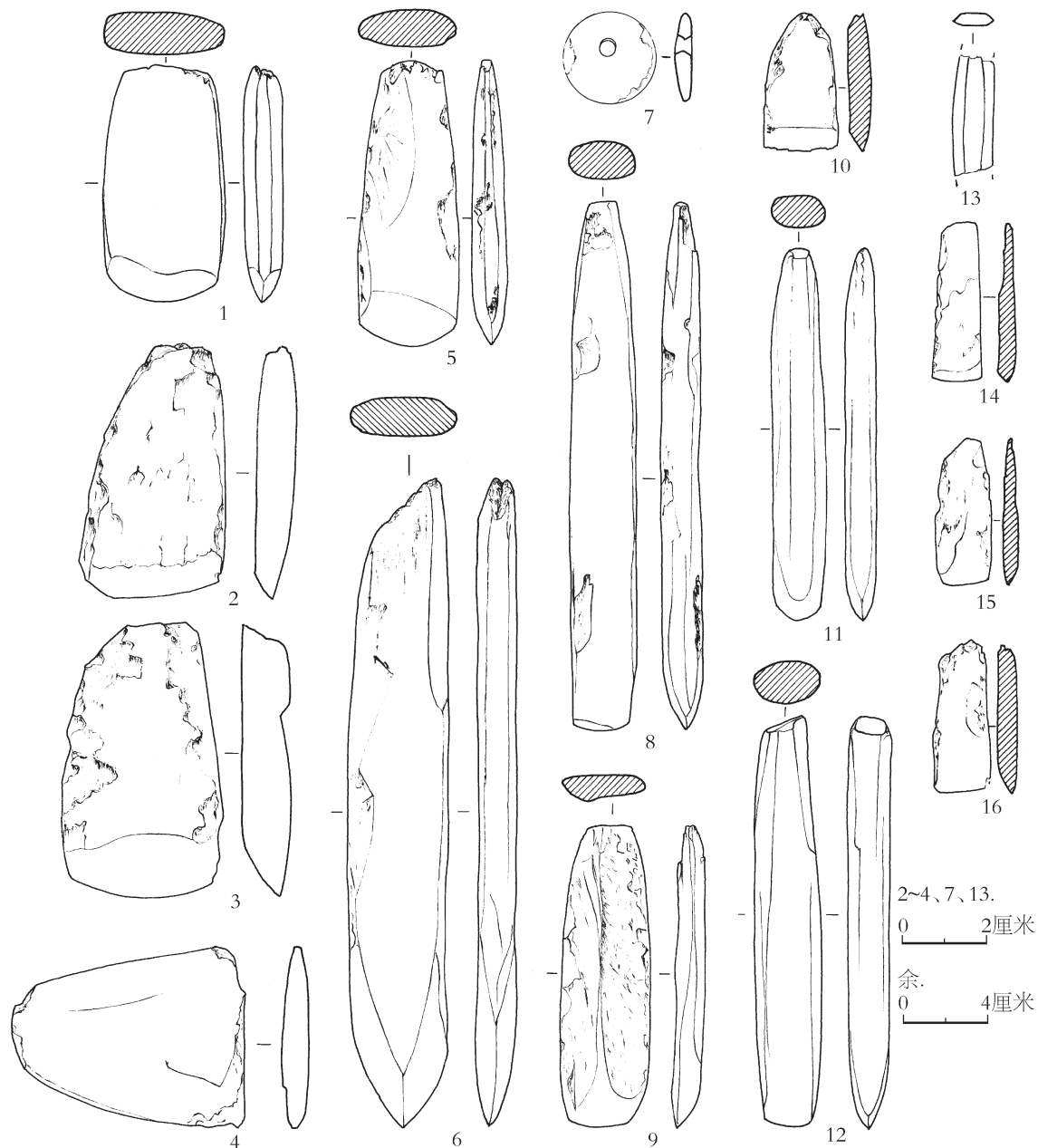
厚 0.8 厘米 (图一五:9)。M361:36, 顶部残。残高 10.2、残宽 3.2、厚 0.8 厘米 (图一五:16)。M361:44, 顶部残。残高 6.2、残宽 1.6~3.3、厚 1 厘米 (图一五:2)。M361:45, 顶部残, 刃残缺一部分。残高 6.5、残宽 2.3~3.6、厚 1.1 厘米 (图一五:10)。

石刀 1 件。M361:46, 青灰色灰岩。两端残, 残存一部分。平面呈不规则形, 平顶, 双面

弧刃, 通体磨制。残长 5.1、残宽 3.8、厚 0.2 厘米 (图一五:4)。

石斧 1 件。M361:1, 青灰色灰岩。顶部残。平面呈长方形, 双面弧刃, 表面磨制较光滑。残高 10.7、残宽 5.4、厚 1.4 厘米 (图一五:1、一六:2)。

石镞 1 件。M361:4, 青灰色灰岩。石镞顶部和刃部均残。平面呈长条形, 器身扁薄, 表



图一五 M361 出土石器

1.斧 (M361:1) 2、3、5、9、10、14~16.镞 (M361:44、M361:7、M361:29、M361:35、M361:45、M361:5、M361:26、M361:36) 4.刀 (M361:46) 6、8、11、12.凿 (M361:25、M361:2、M361:18、M361:6) 7.坠饰 (M361:3) 13.镞 (M361:4)

面磨制较光滑。残长 2.7、宽 1、厚 0.3 厘米（图一五：13）。

石坠饰 1 件 M361：3，绿松石。平面呈圆

形，扁平状，边缘有缺损，中部有一圆形穿孔，表面磨制光滑。直径 2、厚 0.2 厘米（图一五：7、一六：4）。



1



2



3



4

图一六 M361 出土器物

1.陶双耳罐（M361：11） 2.石斧（M361：1） 3.石凿（M361：2） 4.石坠饰（M361：3）

（五）M369

位于 TN14W05 北部。开口于第②层下，打破生土层。方向 95°。平面呈长方形，长 4.84、宽 1.7 米。石室平面呈长方形，其四壁系用大小不一的卵石或石块错缝砌筑而成，现残存 2~5 层。长 4.6、宽 1.2 米，深 0.66~0.68 米。墓室内填土为浅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量陶片、卵石、石块。出土器物 2 件，均为陶器（图一七）。

2. 出土器物

2 件。为陶双耳罐、陶圈足簋。

陶双耳罐 1 件。M369：1，泥制黑褐陶。敞口，圆唇，束颈，斜肩，双耳，鼓腹。口部俯视呈圆形。肩与腹部相连处饰一圈交错刻划纹。外壁打磨光滑，内壁可见轮制痕迹。口径 10.2、腹部最大径 16.8、底径 9、高 17 厘米（图一八：2）。

陶圈足簋 1 件。M369：2，夹细砂红褐陶。

敞口，斜折沿，圆尖唇，斜弧腹，空心高圈足。肩部饰刻划纹、簋底部平底。外壁打磨光滑。口径 20.2、足径 14、足高 7、高 26.6 厘米（图一八：1、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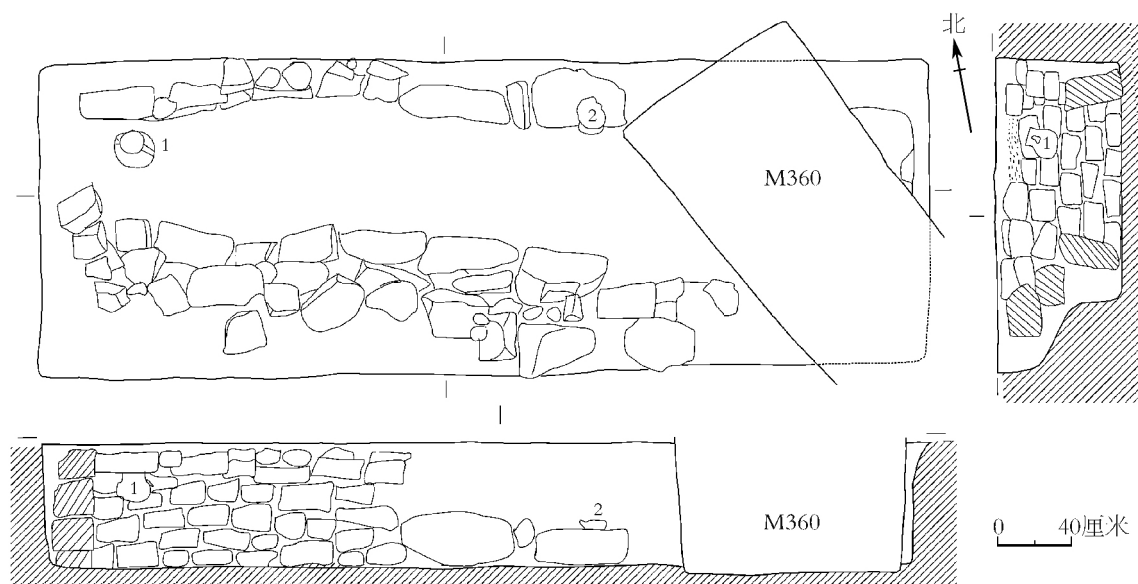
（六）M370

1. 墓葬形制

位于 TN16W05 南部。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层。方向 102°。墓圻平面呈长方形，长 4.54、宽 1.54~1.6 米。石室平面呈长方形，四壁系用大小不一的卵石或石块错缝砌筑而成，残存 1~5 层。长 3.94、宽 0.9~1.2 米，深约 0.8~0.82 米。墓室内填土为浅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量陶片、卵石、石块。出土器物 6 件，均为陶罐（图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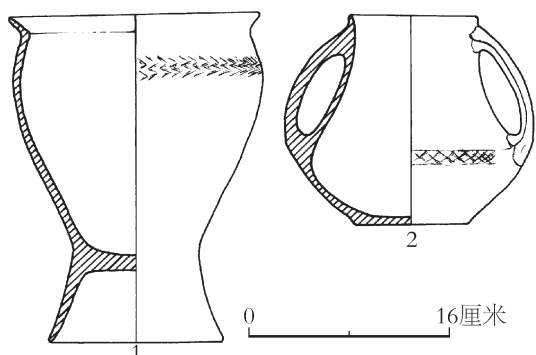
2. 出土器物

6 件。均为陶罐。M370：1，夹细砂灰褐陶，



图一七 M369 平、剖面图

1.陶双耳罐 2.陶圈足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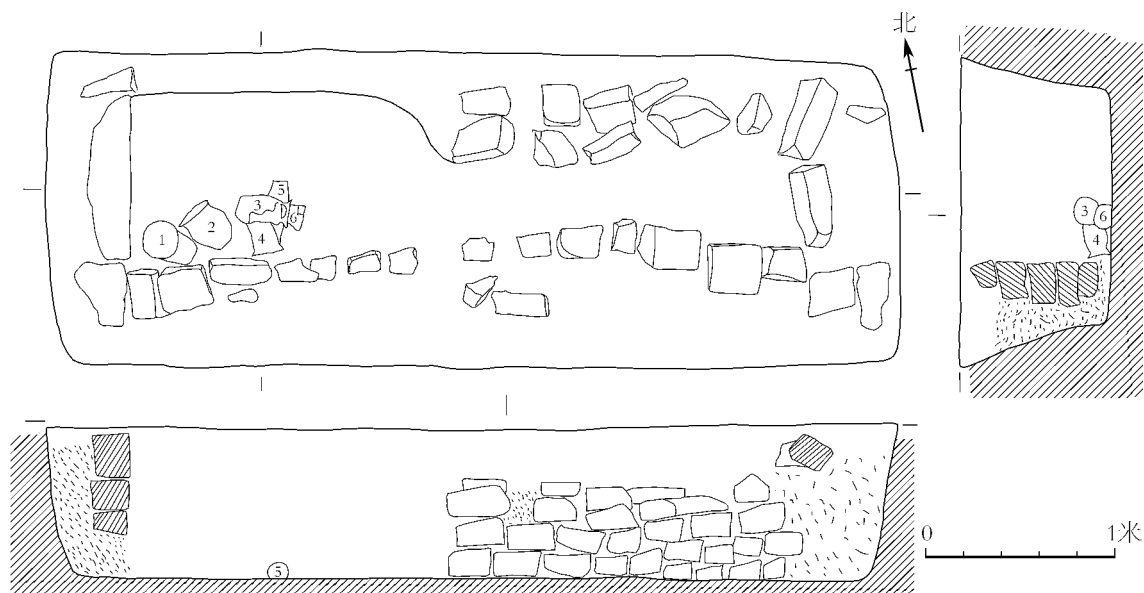


图一八 M369 出土陶器

1.圈足豆 (M369:2) 2.双耳罐 (M36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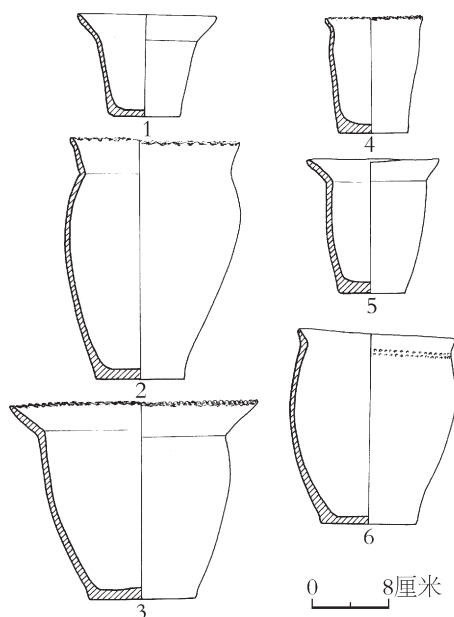
图一九 M369 出土陶圈足簋 (M369:2)



图二〇 M370 平、剖面图

1~6.陶罐

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敞口，斜折沿，圆唇，鼓腹，平底。腹上部饰两圈圆形戳印纹。手制痕迹明显。口径 16.6、腹部最大径 17.2、底径 10、高 20.4 厘米（图二一：6）。M370：3，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口部俯视呈椭圆形。敞口，斜折沿，圆唇，鼓腹，平底。素面。手制痕迹明显。口径 17.6、腹部最大径 18.4、底径 9.4、高 25.4 厘米（图二一：2）。M370：2，夹细砂灰褐陶，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敞口，斜折沿，圆唇，斜腹，平底。沿上饰有刻划纹。口径 26、底径 11.4、高 20.6 厘米（图二一：3）。M370：5，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外壁可见手捏痕迹。敞口，斜折沿，圆尖唇，斜腹，平底。素面。口径 14.7、底径 7.6、高 10.8 厘米（图二一：1）。M370：4，夹细砂灰褐陶，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敞口，斜折沿，圆唇，斜直腹，平底。素面。口径 10.2、底径 7.4、高 12.2 厘米（图二一：5）。M370：6，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敞口，斜折沿，圆唇，斜直腹，平底。素面。口径 14、底径 7.2、高 14 厘米（图二一：4）。



图二一 M370 出土陶罐

1.M370：5 2.M370：3 3.M370：2 4.M370：6 5.M370：4 6.M370：1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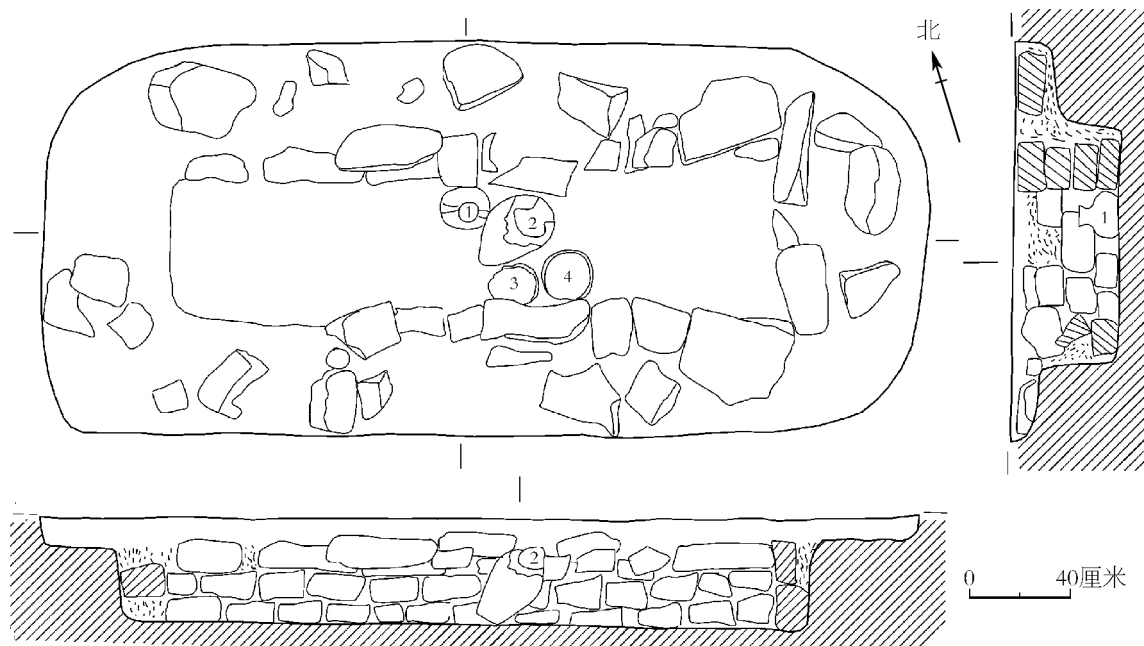
图二二 M370 出土陶罐

1.M370：1 2.M370：2 3.M370：4

(七) M373

1. 墓葬形制

位于 TN15W06 东北部。开口于第②层下，打坡生土层。方向 100°。墓圻平面呈梯形，长 3.5、宽 1.1~1.56 米。石室平面呈长方形，四壁系用大小不一的卵石或石块错缝砌筑而成，残存 2~4 层。长 2.74、宽 0.86、深 0.08~0.42 米。墓室内填土为浅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量陶片、卵石、石块。出土器物 4 件，均为陶器（图二三）。



图二三 M373 平、剖面图

1、3.陶双耳罐 2.陶高领罐 4.陶圈足豆

2. 出土器物

4 件。均为陶器，器型有双耳罐、圈足豆、高领罐。

陶双耳罐 2 件。M373：1，泥质黑褐陶。口部俯视呈椭圆形。直口，圆尖唇，束颈，折肩，鼓腹，扁平状双耳，平底。颈部两侧有凸棱。耳上部依次饰附加泥条，泥条竖向饰刻划纹、中部饰一横向刻划纹、两组圆形戳印纹。肩腹连接处依次饰一组刻划纹、一组刻划线纹、一圈组椭圆形戳印纹。口径 9.8~10.4、腹部最大径 21.6、底径 9.6、高 17.9 厘米（封二：3；图二四：3）。

陶高领罐 1 件。M373：2，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少量白色细小石英颗粒。敞口，圆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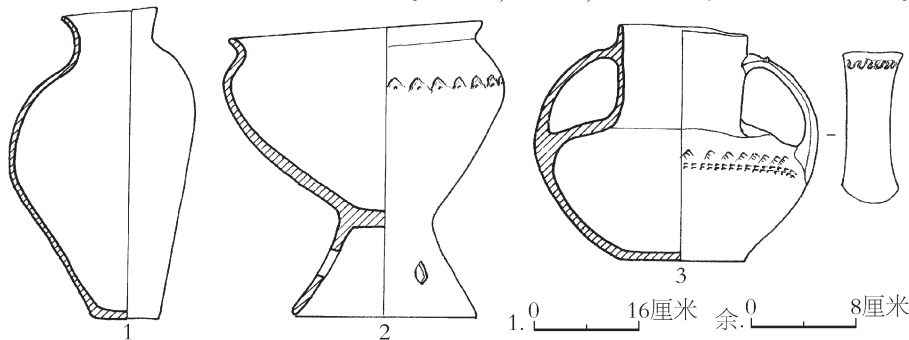
溜肩，斜直腹，平底。素面。口径 17.4、腹部最大径 30.6、底径 16、高 56.4 厘米（图二四：1）。

陶圈足豆 1 件。M373：4，夹细砂灰褐陶。敞口，圆尖唇，鼓腹，平底，空心高圈足。腹部最大处依次饰一条折线刻划纹、一圈圆形刻划纹。圈足中部饰对称三角形穿孔。口径 19.6、腹部最大径 21.4、足径 14、足高 8、通高 22.4 厘米（封二：6；图二四：2）。

(八) M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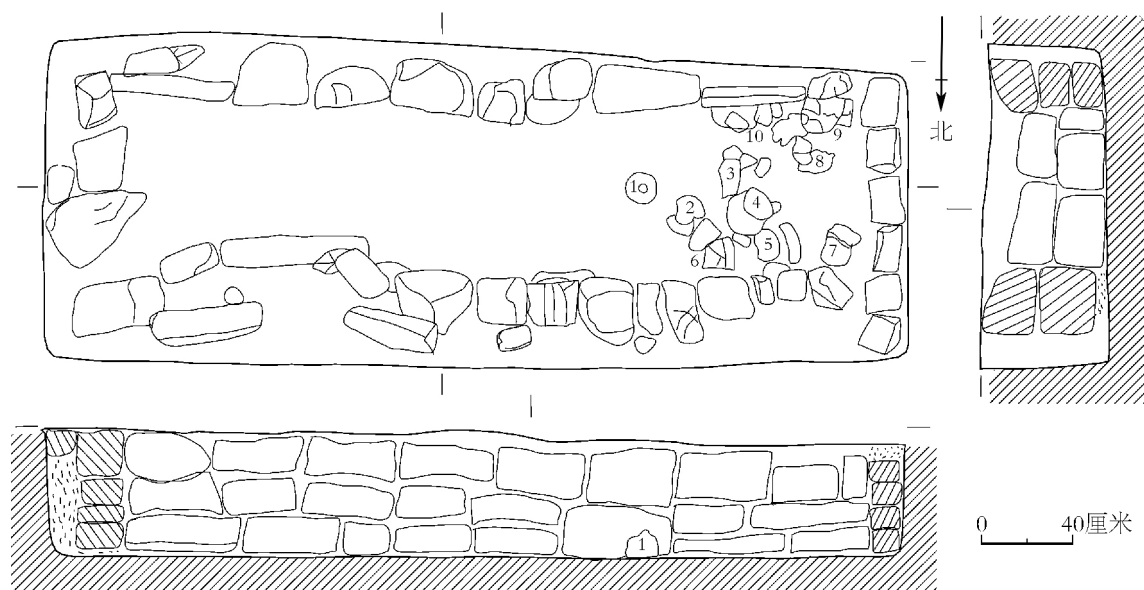
1. 墓葬形制

位于 TN14W0 北部。开口于第②层下，打破生土层。方向 270°。墓圻平面呈长方形，长 3.78、宽 1.3~1.4 米。石室平面呈长方形，四壁系用大小不一的卵石或石块错缝砌筑而成，残存 2~4 层。长 3.6、宽 1.2~1.3、深 0.5~0.56 米。墓室内填土为浅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量陶片、卵石、石块。出土器物 10 件，均为陶罐（图二五）。



图二四 M373 出土陶器

1.高领罐 (M373:2) 2.圈足豆 (M373:4) 3.双耳罐 (M37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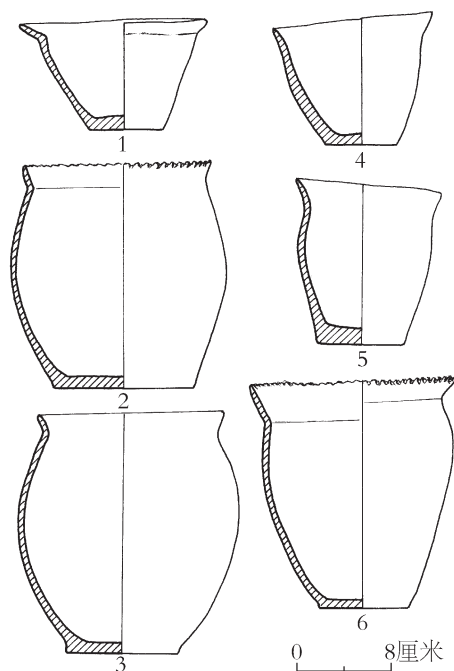


图二五 M374 平、剖面图

1~10.陶罐

2. 出土器物

10 件。均为陶罐。外壁可见手制痕迹。标本 M374:3, 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敞口, 斜折沿, 圆唇, 鼓腹, 平底。唇部饰刻划纹。口径 16.2、腹部最大径 18.4、底径 12、高 19.4 厘米 (图二六:2)。标本 M374:8, 夹细砂红褐陶, 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敞口, 斜折沿, 圆唇, 鼓腹, 平底。素面。口径 15.6、腹部最大径 20.8、底径 11.6、高 18.8 厘米 (图二六:3)。标本 M374:2, 夹细砂红褐陶, 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敞口, 斜折沿, 圆唇, 弧腹, 平底。唇部饰刻划纹。口径 17.8、腹部最大径 18.3、底径 6.4、高 19.8 厘米 (图二六:6)。标本 M374:10, 夹细砂红褐陶。中间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敞口, 斜折沿, 圆唇, 斜弧腹, 平底。素面。口径 12.4、底径 7.4、高 14 厘米 (封二:4; 图二六:5)。标本 M374:1, 夹细砂红褐陶。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敞口, 斜折沿, 圆唇, 斜腹, 平底。素面。口径 17.2、通高 9.4、底径 6.2 厘米 (图二六:1)。标本 M374:6, 夹细砂红褐陶, 胎内夹杂细小白色石英颗粒。敞口, 斜折沿, 圆唇, 斜腹, 平底。素面。口径 13.7、底径 6、高 11.4 厘米 (图二六:4)。



图二六 M374 出土陶罐

1.M374:1 2.M374:3 3.M374:8 4.M374:6 5.M374:10 6.M374:2

四 结语

(一) 墓葬年代

新庄遗址先秦时期石室墓共发掘 8 座, 除 M119 破坏严重, 未发现随葬品, 其余 7 座均出



土有随葬品。随葬品以陶器为主，部分墓葬出土石器。墓葬修筑方法及器物组合基本一致，其时代应大致相当。

M361、M369、M370、M373 出土的陶圈足豆与大洋堆遗址早期文化中的陶圈足簋类似，简报将该类遗存时代定在西周早期。^[2]但大洋堆遗址早期遗存中出土有铜剑，而新庄遗址石室墓中未发现铜器；新庄遗址石室墓出土的陶折沿罐则不见于大洋堆遗址早期遗存中，这类陶折沿罐常见于新庄遗址早期土坑墓中，其年代应早于大洋堆遗址。M361、M373 出土的陶高领罐与会理县小营盘石棺墓地出土的陶高领罐（XM13：1）形制基本一致，简报将其时代定位新石器时代晚期。^[3]M361 被 M360 打破，M360 的年代在西周早期。由此 M361 的年代不会晚于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陶折沿罐、陶双耳罐多见于遗址早期土坑墓中。M361 出土的 D 型陶罐、B 型陶双耳罐与 M96 出土的陶双耳罐形制基本一致，M96 的碳-14 数据测年为 3510 ± 30 ，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 1918BC~1748BC。M370、M374 中出土的锯齿形花边口折沿罐与 M111 中出土的锯齿形花边口折沿罐形制基本一致，M111 的碳-14 测年数据为 3610 ± 35 ，树轮校正年为 2041BC~1885BC。M369 中出土双耳罐与新庄遗址土坑墓 M143 中出土双耳罐形制基本一致，简报中将 M143 的年代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4]综上，结合碳-14 数据及周边遗址材料对比，可以推测新庄遗址石室墓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

（二）文化内涵

新庄遗址石室墓出土器物组合清晰，器物特点典型。陶器组合以折沿罐、双耳罐、圈足豆或折沿罐为主，该类器物组合在安宁河流域仅见于大洋堆遗址。这类条石或石块垒砌的石室墓在安宁河流域发现较少，其中大洋堆遗址中发现 2 座，但形制上略有差异，修建墓葬的石块较新庄遗址的大；由此可见新庄遗址的石室墓为安宁河流域首次发现。墓葬中出土的折沿罐则见于安宁河流域早期遗址中；出土的双耳罐形制比较独特，双耳从口沿以下链接至腹部，这种特点与其

他地区类似的双耳罐不同。整体上该类墓葬还是呈现出一种独立的文化面貌。

安宁河流域发现大量大石墓，其器物组合主要为陶带流壶、陶圈足杯等，时代在春秋至汉代。^[5]大洋堆遗址发现的 2 座大石墓与安宁河流域常见的大石墓形制上、器物组合上也不同，时代在西周早期。^[6]

新庄遗址发现的石室墓从形制上、器物组合上与以往发现的大石墓也不一样，时代也较早。其呈现出的文化面貌有可能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早期阶段，亦有可能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这对于研究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或石室墓的源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为建立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探索西南夷民族的形成与迁徙以及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项目负责人：周科华

发掘：李万涛 杨帆 黄琳

刘家荣 胡婷婷 古林燕

阿木日富 吉可衣格 丁伟伟

丁科等

修复：黄琳 杨帆

摄影：李万涛 江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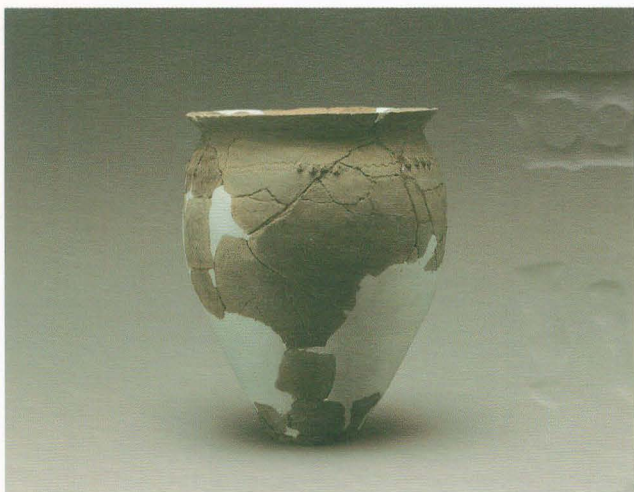
线图：曾令玲 白芮

执笔：李万涛 古林燕 胡婷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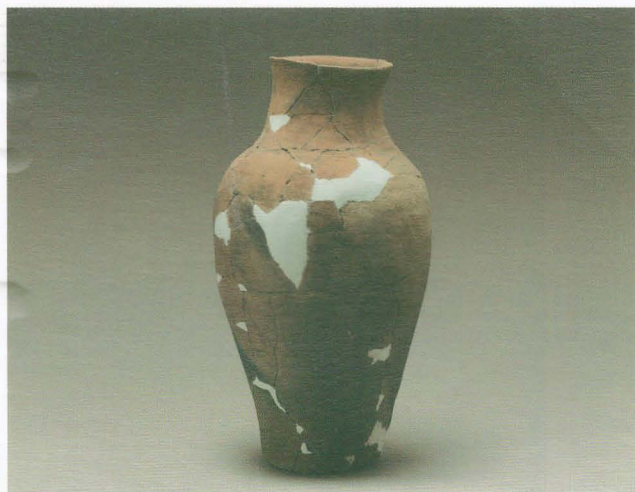
注释：

-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西昌市新庄遗址先秦时期土坑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8 年第 4 期。
- [2] 西昌市文物管理所等：《四川西昌市经久大洋堆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 年第 10 期。
- [3] 昆明市博物馆等：《金沙江中油地区两处新石器时代石棺葬的发掘》，《考古》2007 年第 11 期。
- [4] 同 [1]。
-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文物出版社，2006 年。
- [6] 同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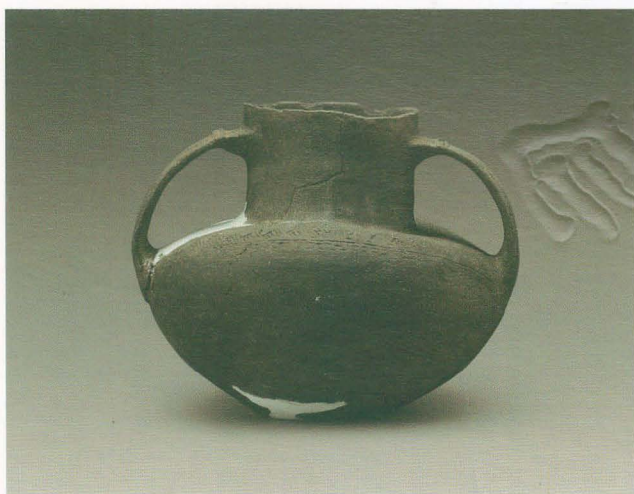
● 四川西昌市新庄遗址先秦墓地石室墓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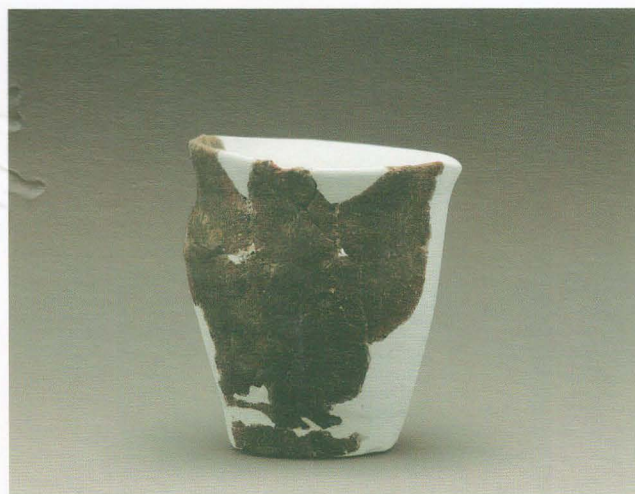
1. 罐 (M117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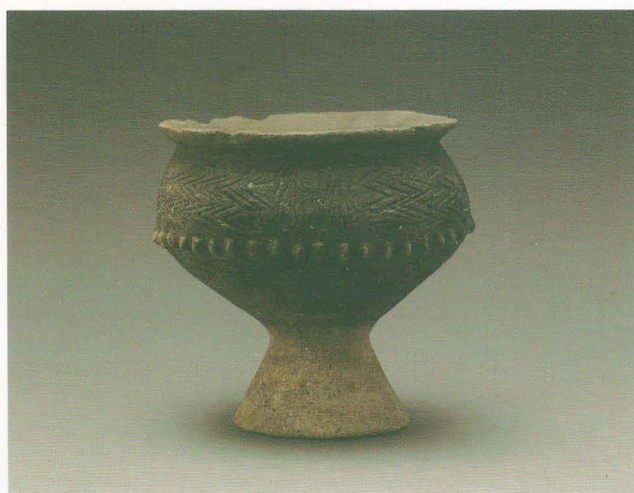
2. 罐 (M361 :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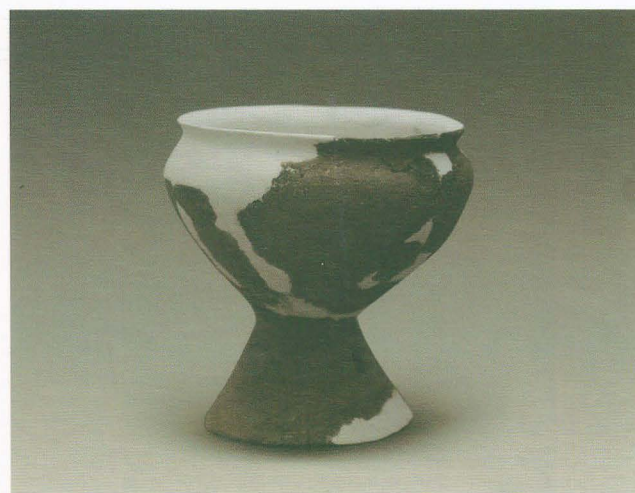
3. 双耳罐 (M373 : 1)



4. 罐 (M374 : 10)



5. 豆 (M361 : 10)



6. 豆 (M373 : 4)